

章遏云 自传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25.7
46



章遏云自传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章遏云自传

章遏云 著
沈苇窗 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彩虹印刷厂 印刷

787×960毫米 1/32开本

81千字 5.25印张 4插页

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200册

ISBN 7-104-00279-0/K·23

定价: 2.70元

811.521



章遏云便裝照

120386



章遏云（中）与其母（右）
及阿姨（左）

《虹霓关》剧照
章遏云饰丫环



《霸王別姬》劇照

章遏云飾虞姬



章遏云劇照



在《王宝钏》拍摄现场

章遏云饰王宝钏（右）

导演卜万苍（中）

葛兰饰代战公主（左）

中国戏剧的发展与未来

——代序

陈纪瀛

一、国剧在世界戏剧中有独特地位

中国戏剧（国剧）融合了文学、音乐、美术及舞蹈等等部门，且涵盖着历史、小说、神话及传说诸种类别，绝不写实而以意象表达出来。包括声音，除去京白外，各种角色无不通过艺术变化而成为音乐。因此，国剧的内容，确是集文学的大成；其表演方式，则综合艺术的全貌。戏剧学者前辈齐如山先生以“无声不歌；有动必舞”统论国剧。这八个字确实代表了中国国剧的精髓，为千古不灭的真言。

起初我还怀疑国剧在艺术上的价值，更不知其特点。这也跟齐如老一样，当年也很“崇洋”

（他是法、德留学生）。等看过西洋大歌剧、小歌剧以及舞台剧之后，才发现中国国剧实系举世中唯一有特色的戏剧。其在艺术上的价值，永垂不朽，构成中国文化最精彩的一部份；其涵盖的内容，永远是学术上值得钻研的课题。我曾在《齐如山全集》序文中说：“齐如山先生对戏剧的最大贡献，除去著作了许多剧本外，其最值得赞佩的，是把戏剧纳入学术范围之内，以供后世千年万世拿它当做一门学术研究，永无休止的专门课题。”又说：“在他之前，关于戏剧的书籍，虽然浩繁，但从无系统，不成其为学术；自齐氏以后，他已把国剧艺术整理成套，后人循此方向向前钻研，国剧不愁无有改进而臻于更精进的地步。”

直到今天，我仍坚决相信国剧是世界戏剧艺术中最具有特色、最足以代表中国数千年来的一种文化，也是最富有启示意义的文化，也是文化中的奇葩。因我九次到美国，七次到欧洲，且每次无不欣赏欧美大歌剧与舞台剧，自信对于西洋戏剧，所知不少。

二、中国戏剧的多样

然而，今天所称的“国剧”，乃是凡是中国

戏剧的综合名词（齐如老所创）。由于戏剧的演进，由无数种地方戏的改变，归纳成为“皮簧戏”。以它代表“国剧”，实在已把地方剧涵盖在内。中国地方剧实在是国剧的根源，是国剧的鼻祖。笔者小时候在河北省（那时还叫“直隶省”）所看到的戏剧就有“丝弦”、“拉拉调”、“哈哈腔”、“梆子腔”、“老调梆子”等。“梆子”又分“直隶梆子”、“山东梆子”、“山西梆子”以及“河南梆子”等等（在陕西更有“秦腔”）。民国初年，北方乡间可以说是“梆子天下”。梆子的势力远及东北及西北各地。后来到了长江一带，听了“汉剧”及“湘剧”，甚至于“川剧”，才顿悟这些“梆子”的腔调仍源于“秦腔”，这与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完全符合。中国历史自秦汉以来，文化发展的路线大体上有三：一条路由陕而晋，由晋而冀、而豫、而鲁，再向关外发展。一条路由汉水发展至长江流域，转向湘、桂，也波及濒海浙、闽、粤诸地，远及南洋。再一条路，乃是由陕西越秦岭而至四川、云、贵等地。

民国初年，我自五、六岁起在我村（祁州——即后来的安国——齐村）先听“梆子腔”，后听“拉拉调”及“丝弦”，偶然也听一、二次“哈哈腔”。由母亲怀里看起，只是看形象。到

了懂事，年岁与日月增长，由无知到似懂非懂的年代，到了十几岁，差不多懂得多了，这才上了瘾。那时候，“梆子腔”的感人以及“丝弦”音乐的动听，开启了欣赏戏剧的心扉。这时候，开始模糊地知道中国戏剧有益于世道人心，并不了解有关历史、文物、教化、民俗以及相关多种的复杂意义。

梆子腔的高亢激越调门，曾是震人心弦的声音；那低沉俳比的原板，可使台底下数千观众安静得如在屏声窒息，台上角色的一字一句皆清晰可闻。您别以为乡下观众无秩序，同样动听的唱工，可以使他（她）们鸦雀无声；动人的动作，可激起全场垂泪，甚至嚎啕痛哭。

记得我村每年为了祭雹神，都要“写”（乡下人订一台戏，叫做“写”戏，这与戏班，叫做“打戏”一样。）一台戏，有时候“写”城东蒋洛四的梆子班。班里有一个青衣艺名叫“万香玉”

（那时万香玉的大名就如同后来京剧的梅兰芳，名气大得很），她的一出《秦香莲》或《杀子报》，唱到悲痛处，可以叫台底下的听众跟随她的声音饮泣，其声音清晰可闻。其余如生角，尤其如关公戏及包公戏，演到精彩处，也可以引起台下的唏嘘及喝彩之声。总之，戏剧在民间所发生的影响较都市尤大。

“丝弦”、“老调梆子”虽为“梆子腔”的另一支流，大体上仍不出梆子腔的规矩。“丝弦”的音乐尤其动听，有点像河南梆子（豫剧）。

“拉拉调”与“哈哈腔”其音乐则较轻松愉快，剧词更为通俗。犹如西洋“大歌剧”、“小歌剧”之别。

后来这些地方声音渐渐被淘汰，实在是中国戏剧的损失。除了“梆子腔”有录音片子流传外（如“小香水”与“元元红”等），我不知道其他北方的地方戏，有无唱片及录音。

三、中国戏剧的功能

由于中国戏剧具有喜怒哀乐的情操，而其故事涵盖尤广，自开天辟地至各朝各代的正史、民间传说、神话无所不包，无所不有，构成戏剧内容的复杂性。最初由宫廷演喜庆戏，慢慢到民间演一般戏，使中国戏剧内容复杂化。因而中国社会自古以来，无论婚丧喜庆以及祭祀，均以戏剧表达其心意（前清“升平署”曾印有宫廷演剧戏码及同类记录）。

如今在台湾乡间，还可以看到“歌仔戏”的多样功能。在都市偶尔在庙前祭神；至于丧事，以戏剧哀悼的，则罕见了。但过去，在大陆乡间

丧事也有戏剧表演。方式是一面祭吊，一面在棚外设有一张八仙桌子（即方桌），由四至八人围绕桌子，既有文武场面，也有生旦净末丑演唱。多半由文武场面兼任演员，其戏出除庆贺性质的避免外，其余如忠孝节义均可演唱。一面伴奏，一面唱戏，每个人可兼唱两三个角色。不用行头，无需化妆，其用人的精简，无与伦比。家中富有的，自守灵之日起（有时在埋葬前两三天，即有祭吊，谓之“守灵”）就邀有这种戏班唱戏，以示哀悼。这是民国初年所看到的情形。庆祝性质的，则须搭棚，有戏台，演员穿行头，也需化妆了。

乡下唱戏，早年多半是为了祭神——各种神。有的定期，有的不定期。譬如我县，每年四月二十八日及十月一日（均是阴历）乃是祭药王爷，多者唱一个月，少者也要唱五天。再如我村，每年五月二十七日（阴历）至三十日唱四天或五天戏。不到三华里的邻村阎村不知祭什么神，每年也唱一台戏。所以小时候不离开家乡多远，就有两台戏年年可看。

第一次，乡下戏班梆子腔夹杂一出皮簧戏，大约在民国五、六年间，记得那是崔洛普的班。崔是我外祖母的堂弟，我管他叫舅姥爷。他“打”了几年戏，把家业完全赔了进去。早年打戏的人

图利很少，大多数由富绅变为穷光蛋。

四、保定看戏

民国十一年，我离开家乡往保定上中学。那时正是直系当权时代，省会虽在天津，保定却是风云群集的地方，由督军曹錕驻守也。保定至少有两处经常演戏的地方。一、是曹錕花园，在城南，经常邀聘北京名角上演，如当时名噪一时的碧云霞及雪艳琴等是；二、是城内东街湖南会馆，也有震称一时的戏班，如韩世昌的昆曲班，初到保定，就是在湖南会馆演出。还有天华市场、第一楼等处，也有戏园子。所以那几年，在保定可以看到京津名角。

五、初到北平

民国十四年秋，我初到北平上大学预科，那时北平还叫北京。正是北洋政府当权的时代。北洋政府虽然丧权辱国，但对于民间习俗，却不闻不问，不加干预，任凭你爱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。于是四大名旦及各种科班相继产生，就沾了北洋政府放任主义之光。北洋政府更把“堂会戏”鼓动起来，无论“庆生”及喜嫁，均唱“堂

会戏”。如写“堂会戏”的情形，洋洋大观，几万字也记不完。那年头，“堂会戏”为人们争着看的，因为时间长，可唱整天整夜；角色好、戏码好，而且“流水席”随到随吃（笔者于胜利后参加过两次，真是值得纪念）。

您绝对想不到，我第一次到北平（民国十四年秋），光临的戏院是庆乐戏园的奎德社。因为是我的乡长北京市立第三中学校长赵子珊先生带我去的。赵先生的弟弟赵子璉与我中学同班。至于赵校长选择奎德社的用意何在，至今不明白。可能的理由是北京人看腻了正统的“京戏”，要换换口味吧！实在说，那时也正是奎德社的黄金时代，完全是坤班，当时领衔的是秦风云，其他有碧玉花、宁小楼、盖荣萱、王庆奎及小兰芬等。

奎德社的剧本，多半是新城人一名叫杨韵谱编的。我曾多方寻访他不果。

后来张蕴馨及张小仙前后任台柱，奎德社直到战后还经常演出。她们能演出的剧目很多，如《一元钱》、《空谷兰》、《阎瑞生惊梦》及《莎乐美》（西洋剧改编的）。虽然被看传统剧的行家，批评为“非驴非马”、“邪魔外道”

（穿时装，也拿马鞭），然而却也拥有不少观众，跟上海天蟾舞台小达子演出几十本的《狸猫换太子》一样的热闹，足见戏剧的发展也是多样

而曲折的。

在北京两年中，我经常看富连成的科班戏及梅、程、荀、尚四大名旦的戏，那时荣春社及鸣春社尚未成立。因之，对戏剧艺术优秀传统及表演方式的不同，也有了更佳、更深的了解。

六、东北六年

民国十五年末，我跟随父亲到了松花江畔的哈尔滨。哈尔滨当时是东省特区长官公署所在地，商业繁盛，交通发达，仅次于上海、天津两地。市分道里、道外及南岗等区，道外属滨江县，直属吉林省；南岗及道里属东省特别行政区。道里、南岗由华俄人杂处，俄人占一半；道外则纯属华人区，又多属直鲁移民。所以整个哈尔滨因人口来源不同，建筑物风格迥异，因此有东方巴黎之称。而道外戏园子有七、八家之多，为京派戏剧名角，除上海外，为伶人跑码头淘金全国第二个商埠。有“大舞台”、“新舞台”、“中舞台”三家京剧园子，又有“同乐舞台”为演“蹦蹦戏”（即后来所谓的“评剧”，也就是唐山“落子”）之所。还有一些演评剧的临时场所，如“中东铁路俱乐部”以及道里的“商务俱乐部”等等。

“大舞台”隶属合群公司。公司董事长陈际青(式铜)是我叔叔，我父亲陈式铭是公司的法律顾问。叔婶有一个特定包厢，可容六、七人，平常日子他们不去，只有周末及星期天才去，所有其他日子都归我支配，所以我常常带着朋友及同事去看戏。后来觉着包厢太远，移到二三排池座去看，同样不花钱。那时“大舞台”的名角，有杨瑞亭、马德成、程永龙、花美容、花美兰姊妹等京角；又有自上海邀来的郑玉华、杜文林、赵松樵等名角，所谓的外江派也。

“中舞台”则有刘永奎、张春山及张艳芬等，是由京津邀来的。

“新舞台”有新黛玉、王少鲁、曹宝义及小小宝义等，也都名噪一时。

合着我在哈尔滨六年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看了戏。戏目包括纯京派的，也有不少外江派的，机关布景五音联弹的戏也不少。至于蹦蹦戏，也看了不少，蹦蹦戏的迷人不亚于今天的豫剧，因唱词通俗，每个字观众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一出《老妈开唠》可风靡整个哈尔滨。《花为媒》、《王少安赶船》、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及《枪毙驼龙、驼虎》都是常演的剧目。因饰演那个老妈的叫金灵芝，年轻貌美，作风大胆风骚，对下级观众具有无比号召力。